

投筆從戎

—— 知 識 年 軍 戲 劇 叢 刊 ——

徐 筱 汀 編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投 筆 從 戎

白報
劉陽紙全一册定價國幣
熱料
元八角正
元六角正
元三角正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有 印

編 者 徐 筱 汀

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代 表 人 盧 逮 曾

印 刷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正 中 書 局

中國文化服務社

清校者 俞 傑

劇情說明

漢武帝雄才大略，自遣張騫通好西域，遠樹聲威以後，西誦各國，相率入貢稱藩，欣然向化，迨至王莽篡漢，赤眉構亂，中國致力於綏靖宇內，不暇兼顧域外，匈奴乘機脅誘諸藩，迫於威勢，遂與漢絕。

扶風班超，目擊匈奴之坐大，愧焉髮之，時以家貧，屈爲蘭臺記室，自給且虞不逮，故無從展其抱負，適友徐幹，見其操作家事之勞苦困頓，深爲惋惜，因激勵之，超乃決心從軍，以酬夙願，然其僚友，則以爲妄，羣相譏誚，超憤而責以大義，亦爲其愛國真誠所感動，致有隨超抄筆從戎去者。

超初從竇固出征匈奴，頗著戰功，固知其能，乃使其宣撫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超即歸回洛陽，選募勇士三十六人同行，一時投效遠征者，如風起雲湧，徐幹續又募集千人，

請纓出國作超後援，明帝以超倡導從軍，有功國家，欽賜「投筆從戎」「立功異域」八字以示獎勵之意，超妻與妹班昭，乃漏夜將此褒語，綉成錦旗兩面，交幹帶至西域，以壯超之聲威。

超至鄯善，王廣以其從簡而輕之，會匈奴使臣亦至，隨者甚衆，王廣瞻顧已利害，惟有絕漢降虜以圖自保而已，超見鄯善禮遇簡慢，陰詰侍胡，備悉其隱，亟命從者，夜往匈奴使臣營中，縱火劫殺，盡殲其衆，王廣爲之驚服，於是決心向漢，不敢復叛，未幾，徐幹統率義軍千人，亦行到達，超乃督衆續往宣撫疏勒，以遂其立功異域之壯志焉。

本劇節目

衣食所累

折柳英雄

肝胆相照

激勵良朋

記室無聊

吁困嗟窮

書生有志

投筆從戎

議撫諸藩

虎將請纓

願使西域

壯士應徵

願給褒語

嘉勉義風

綉成錦旗

慰勞遠征

王廣背漢

媚事虜廷

本劇節目

投筆從戎

班超破敵

突擊番營

威服鄰善

胡曾改容

挺進疏勒

異域立功

投筆從戎

徐筱汀編

第一場

(徐幹扮相) 搨油白三塊瓦臉，戴黑扎，打繫巾，鬢插紙花，袴衣，繫大帶，持大摺扇。

徐幹 (副淨扮徐幹內白) 呼哈，(上念) 朱家郭解是游俠，豪傑志量實可誇，咱比古人也不差，聲名滿京華，烈性男兒方交他。(白) 俺，徐幹，乃扶風平陵人氏，寄居京華，是俺生性不喜讀書，最愛騎馬擊劍，抱打不平，因此廣交烈性的男子，在這洛陽地面，倒也有個游俠之名，俺有一同鄉好友，姓班名超，字仲升，此人胆識出衆，文武俱全，我二人意氣相投，結爲金蘭之好，怎奈他家計貧寒，只得屈居蘭臺記室，以養老母，這幾日不曾相見，不免前去探望於他便了。(唱二簧搖板) 班仲

升可算得識廣才大，爲家貧屈居在筆硯生涯，千里駒怎能够長伏厪下，到後來麒麟閣必定有他。（下）

第二場

(班超扮相) 面不敷粉，抹黑鼻窩，戴高方巾，穿青褶子。

(超妻扮相) 竹布褲褂，繫四喜帶，白綢腰巾。

班超 (武生扮班超內白) 走哇，(上唱二簧搖板) 枉有那凌雲志都成虛話，爲家累折磨

得窮困交加(白) 咳，想俺班超，懷才不遇，現在蘭臺以爲記室，也好奉養老母，清晨起來，去到衙中，抄寫文卷，只因老母近日有病，不免早些回家探望，天吶，天吶，困煞英雄也。(接唱) 每日裏伏几案依人作嫁，(圓場介) 難道說把英雄活活困煞，(白) 開門來。

超妻 (花旦扮超妻內白) 來了，(上念) 聽門環連扣幾下，想必是相公回家。(開門介) 白) 相公您回來啦。

班超（白）回來了，（進介坐介超妻關門介）

超妻（坐介白）今日爲什麼比往常回來的早一點吶。

班超（白）這幾日母親染病在床，家院又已走去，家中無人照看門戶，我那裏還有心腸抄寫文卷，故而早些回來，也好助你操作家事呀。

超妻（白）謝謝相公的美意，我要是沒有班超孩兒纏手哇，這麼點事情，還算得了什麼吶。

班超（白）雄兒呢。

超妻（白）這孩子剛才睡着，我正打算給你做飯去，不想你這麼早就回來啦。

班超（白）待我看看母親的病體，怎麼樣了。

超妻（白）婆婆本來沒有什麼大病，剛才吃過一劑藥，睡的倒很安穩，你不用去驚動他老人家啦。

班超（作揖介白）呵，娘子，祇因我家貧寒，爲丈夫的官俸又薄，連累娘子受此煎熬，

真真的難爲你了。

超妻（白）相公說那裏話來，你乃是個有志的英雄，祇爲家室所累，方才如此的窮困，爲妻真不願意看着你這樣的埋沒下去，遇有機會，還是早着點做些大事，替國家出力報效，才是正理呀。

班超（白）爲丈夫有心投筆從戎，立功異域，怎奈家中無人照管，如何放心不下呀。

超妻（白）您祇管放心前去，自有爲妻照管家事，您就不用操這份心啦。

班超（白）如此要偏勞娘子，日後若得功成業就，皆娘子之所賜也。

超妻（白）這都是我份內之事，還用得着您給我道謝嗎。

班超（白）娘子呵，（唱二簧原板）將家事託娘子免我牽掛，你是個賢內助果然不差，準備着去投軍把戰功立下，那時節揚聲威於域外驅走胡虜掃蕩煙塵好男兒要報效國家，今日裏訴出我衷腸之話，但願得封侯歸來共享榮華。

超妻（白）相公，天不早啦，我該給您做飯去啦。

班超 (白) 娘子，今日清晨，我在街上，買來的菜蔬，要將好吃的留與母親食用的才是。

超妻 (白) 我知道啦。

班超 (白) 祇怕你一人忙不過來，待我去至廚下，幫助於你。

超妻 (白) 叻，那怎麼敢勞動相公吶。

班超 (京白) 這個年頭，那一個吃公事飯的人，不是下了衙門，又回到廚房裏頭去啦吶，

走吧。(同跑下)

第三場

徐幹（內白）走哇，（上唱二簧搖板）我心中祇把那良友牽掛，因此上登門去探望於他。（白）班二哥，開門來。

班超（內白）來了，（超捲袖拽袍自下場門上看兩手污痕搖頭感喟介白）哎……（唱二簧搖板）出衙門我還要回到廚下，這樣的寒酸相令人羞煞（開門介白）是那一位。

徐幹（白）二哥，哈哈。

班超（忙整衣袖作窘急狀介白）原來是徐賢弟請到裏面敘話。

徐幹（白）請。（同進介坐介）

班超（白）幾日不見，賢弟你可好哇。

徐幹（白）小弟倒也安好，二哥你可好哇。

班超 (白) 我嘆……也好。

徐幹 (白) 小弟連日演習武藝，少來拜訪，(改京白) 二哥，您恕個罪吧。(拜介)

(攙介白) 豈敢。

徐幹 (乘勢拉超手看介用京白) 二哥，你好髒的手哇。

班超 (作遁辭介白) 呵……想是愚兄，抄寫文卷，髒了雙手。(吐唾沫淨手介) 呸，

呸，(用衣拭手介) 乾淨了，乾淨了。(苦笑介)

徐幹 (拉超手介用京白) 誰說乾淨啦，你瞧還是油光光的呢。

班超 (窘介白) 這個……

徐幹 (京白) 這那兒是抄寫文卷，髒了雙手，八成是您廚下做飯來着。

班超 (赧顏介白) 賢弟果然猜的不錯，適才愚兄，曾到廚下做過飯來，你……休要見

笑。

徐幹 (白) 現在嫂嫂，每日在廚下做飯，(改京白) 怎麼二哥下了衙門，又回到廚房去

啦啲。

班超 (白) 賢弟不是外人，愚兄也不必隱瞞，這幾日老母有病，全仗賤內一人做飯，忙不過來，故而愚兄幫她抱柴…… (作手勢介)

徐幹 (亦照作手勢介京白) 嗷，抱柴。

班超 (白) 燒火。

徐幹 (京白) 燒火。

班超 (白) 盛飯。

徐幹 (京白) 盛飯。

班超 (白) 洗碗。

徐幹 (京白) 洗碗。

班超 (白) 動動手脚而已。

徐幹 (京白) 那麼一說，你不是成了大腳丫頭啦嗎，哈哈。

班超（白）家計貧寒，官俸又薄，也是出於無奈呀。

徐幹（白）二哥，你還有個家院呢，怎麼他不來幫助嫂嫂做飯吶。

班超（白）那家院嘆……咳。（垂頭不語介）

徐幹（京白）他怎麼啦。

班超（白）愚兄養他不起，已然將他餓跑了哇。

徐幹（白）二哥，你乃是做官之人，連一個家院，都養他不起，小弟有些不大相信。

班超（白）像我這樣小小前程，那裏稱得起做官，不過是爲那幾斗老米折腰哇。

徐幹（京白）哎，大小你總是個官兒呵。

班超（白）哎呀呀，像我這樣寒酸的樣兒，真真是有辱官體，令人慚愧呀。（內嬰兒哭聲介超慌介頻往內探頭望介兒哭聲愈高介）

超妻（內白）相公，雄兒醒啦，您看看去呵。

班超（白）賢弟少坐一時，愚兄告便。

徐幹（白）二哥請使。（兒又哭介超起立欲走介）

超妻（內白）相公快來。

班超（白）來了，來了。（踉蹌下幹起身向內望介內兒哭聲介超踴超抱兒出介見幹羞澀

介）

徐幹（京白）二哥，你這麼一抱孩子，簡直的成了個大腳丫頭啦，哈哈。

班超（白）賢弟休要取笑，只因老母病了，家院走了，賤內忒以的忙了，這抱孩子的差事嘆，啞啞啞就派與我了，嘿嘿……（苦笑介）

徐幹（白）二哥，你每日去到衙中，抄寫文卷，回得家來，還要抱着姪兒，幫助做飯，嘿嘿，（改京白）你的兼差可真不少哇

班超（白）公私交困，如之奈何。

徐幹（白）二哥，你每日做此婢僕賤役之事，難道說你的壯志雄心，都化爲烏有了嗎。

班超（頓足介白）咳。（險將嬰兒失手落地介幹急奪過抱住介）

徐幹（京白）您小心點，別嚇着孩子呵。

班超（叫頭）天吶，天吶，俺班超乃是堂堂男子，如今爲了衣食二字，每日做此兒女瑣事，將俺的一片雄心，消磨殆盡，再若忍受下去，那裏還有出頭之日呀。（思索介）哽……事到如今，我是不可自誤的了哇，哎，我是不可自誤的……了。

徐幹（京白）二哥，您早該轟轟烈烈做點大事啦，要是照這個樣子再混下去，非但您自己埋沒了一輩子，就是我們這般朋友，也要瞧不起您啦。

班超（白）賢弟言之有理，從今以後，必須要上使國家，下使老母，內使妻子，外使朋友，一個個不致失望於俺，方遂俺班超之心願也。（唱二簧快原板）班仲升怎甘心老死牖下，爲家累斷送了錦綉年華，尋機會執干戈戰場躍馬。（使身段介）建功業展才能報效邦家。（幹將兒交超介超看介白）他又睡着了。（轉身放兒介）

徐幹（白）二哥，你往日言道大丈夫當效張騫，立功域外，就該尋一機會展你抱負的才是。

班超 (白) 好，遇有機會，愚兄卽從從軍去了。(看天介白) 哎呀，壞了，壞了，(着急介)

徐幹 (白) 二哥，這樣着急，爲了何事。

班超 (白) 你我祇顧講話，不覺日已過午，誤了愚兄上衙辦事的時辰，這便如何是好。

徐幹 (白) 哎，遲去片時，又有何妨呢。

班超 (白) 賢弟那裏知道，我那衙中，每目是要按名點卯，倘若來遲，還要罰俸，嘿好利害的規矩呢。

徐幹 (京白) 您就讓罰點錢，又有什麼吶。

班超 (白) 哎呀，此事如何使得，我這些許薄俸，養我一家，已然是緊迫得很吶，再若罰俸，豈不把我全家要餓死了麼，(改京白) 兄弟，對不起，我可要少陪啦。(出介)

徐幹 (隨超出介京白) 二哥，快點從軍去吧，這樣受窮受氣的官兒，還幹個什麼趣吶。

班超 (白) 哎，當他一天的和尚，還要搯他一天的鐘呵，飯碗要緊，飯碗要緊，你我改

日再見。(下)

徐幹

(白) 一個剛強的英雄，竟被衣食二字，磨成這等模樣，咳，(下)

第四場

(甲乙二丑扮相)戴棒槌巾，穿一紅一綠綢褶子，拿摺扇，雲鞋。

(丙丑扮相)戴白毡帽，白吊搭，穿老斗衣，繫繸子，雲鞋。

(郭恂扮相)戴窮生巾，穿富貴衣。雲鞋。

甲乙二丑 (二丑扮記室甲乙同內白) 呵哈，(上念數板) 吃喝玩樂，吃喝玩樂，件件事情少不了我，爹媽疼愛由着我的性兒做，整封的銀子供我揮霍，捐了個，小小的前程本錢可花的多，大小是個官，誰敢不認可，有的是銀錢，大官都巴結我，如今是錢世界，處處方便多，窮小子乾生氣，豈奈我何，豈奈我何，(同白)

我

甲丑 (白) 金元寶。

乙丑 (白) 錢通神。

甲丑（白）我說老錢，咱們倆人，千挑萬揀，挑揀這麼兩個有錢的老子，吃喝玩樂，百順百依，又給咱們倆，在這蘭臺捐了個記室，大小也是一個官，誰敢小瞧咱們
吶。

乙丑（白）說得是吶。

甲丑（白）別看咱們倆的字，寫得不好，可是咱們有的是錢，上下衙門，都教錢給買通啦，就是成天的不動筆，到了年終考績的時候，準保列個甲等，教那些窮小子們瞪着眼睛，乾生悶氣。

乙丑（白）對啦，咱們的上司，都是些坐冷板凳沒有外快的窮官兒，有個不見錢眼開的嗎。

甲丑（白）天不早啦，該上衙門混混去啦。

乙丑（白）好，走吧，（圓場介看介）還早着吶，一個人都沒有來吶，咱們先睡個午覺吧。

甲丑（白）反正沒有什麼事，說睡就睡吧。（同伏案睡介）

丙丑（丑扮老年記室丙拄杖上念哭相思引子）堪嘆年紀老，猶爲米折腰，（進介坐介）

郭恂（小生扮郭恂上接念）兒女累非小，俸薄受煎熬，（進介向丙丑作揖介白）老丈，倒先來了。

丙丑（出介白）你別衝着我打躬作揖啦，都是你這個倒霉蛋，見天的給我打躬作揖，把你的窮氣，都撲到我的身上，所以我老人家也變成這個窮酸樣子啦。

郭恂（白）呵，老丈……

丙丑（白）還老丈吶，我的「賤」，「老」還不清，都是你這小子這麼「老賤」「老賤」給我咒出來的。

郭恂（白）呵，我這窮氣，又是那一個撲到我身上來的呢。

丙丑（白）你的窮氣是打胎裏頭帶來的，再加上你的少運不好，單檢這個窮衙門做個窮

記室，等着吧，你非要窮到老不可吶。

郭恂（白）你也是個窮記室，怎麼笑起我來了，似你這樣的年紀，就該在家納福的才是，爲何也到這個窮衙門裏面來了呢。

丙丑（白）咳，（頓足介）甲乙二丑驚醒介聽介）憑我這麼大的歲數，來幹這個窮差事，還不是爲了缺少「二子之靠」，才在這兒活受罪嗎。

郭恂（白）什麼叫做「二子之靠」時。

丙丑（白）「二子之靠」一個就是「兒子」像你這麼大的兒子，一個就是「銀子」（指甲乙二丑介）像他們倆這麼多的「銀子」。

乙丑（出介白）我揍你，你這個老窮鬼，怎麼把我們倆人給拉扯上啦。（甲丑亦出介）

丙丑（作揖介白）二位有錢的小太爺，恕我失言，得罪得罪。

甲丑（白）你不是沒有兒子嗎。

丙丑 (白) 是的是的。

甲丑 (白) 姓郭的那個窮小子，你有老子沒有。

郭恂 (白) 早已亡故了。

甲丑 (白) 我來說合說合，你這個窮小子，拜在這個窮老頭名下，做一個螟蛉義子兒，你看得兒也不得兒。

郭恂 (白) 嘿，這是什麼講話。

丙丑 (白) 二位有錢的小太爺，小老兒沒有「兒子」，還可以湊和着過下去，就是沒有「銀子」可活不了，常言說得好「銀子是兒子」，「兒子是王八旦」，祇要有「銀子」，我就不要「兒子」啦。

郭恂 (白) 二位有的是「銀子」，送給老丈一些可好哇。

乙丑 (白) 去你的吧，你都不願意給這個窮老頭作「兒子」，誰肯白白把「銀子」給他
啞。

丙丑（白）這麼一說，我這「二子之靠」是沒有指望啦。

甲丑（白）你沒有「二子之靠」的命，別痴心妄想啦，你們兩個窮鬼還是老老实實的在這個衙門裏頭耐守着吧，要是把差事砸啦，丟官事小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啦。

郭恂（白）難道說離開此處，就無有生路了麼。

甲丑（白）你怎麼也跟班超那個窮酸，一個樣的想法呵，別看他嘴裏頭說着不樂意幹這個窮差事，可是他家裏頭有老母妻子……

乙丑（白）哎，老母妻子，

甲丑（白）嗷老母妻子，問他要吃要喝，他還得在這兒幹下去，你別上他的當啦。

郭恂（白）哼，班兄的大才，豈是你們曉得的。

甲丑（白）什麼大才小才的，如今晚是金錢世界，有「貝」之「財」，可比較無「貝」之「才」實惠得多着吶。

郭恂（白）祇怕未必如此吧。

甲丑（白）要是班超那個窮酸，能有出息，我就相信「人才」比「錢財」的能耐大，你敢給我打個賭嗎。

郭恂（白）怎麼不敢，（作欲打賭擊掌介）

丙丑（白）得得得啦，二位有錢的小太爺，犯的着給這個窮小子嘔氣嗎，也不怕他的窮氣撲着你們。

甲丑（向乙丑介白）對啦，老錢，咱們躲遠一點，別讓這小子的窮氣給撲着。

乙丑（向郭恂，介白）呸，呸，（甲乙各退回本位介）

郭恂（負氣介白）哼，我還害怕你那銅臭氣撲着我呢。

甲丑（起介白）呵，我們是銅臭氣，好，銅臭氣總比你那窮酸氣主貴得多。

丙丑（向郭介白）你還不好好的坐着去。

郭恂（白）哼，（各位坐介）

丙丑（向甲乙介白）二位小太爺，別給他一般見識，他是年輕人，不懂世故，像我小老

兒這麼大的歲數，就知道銅臭氣比窮酸氣來得主貴啦，哈哈，（退回本位介）

班超（內白）走，（水底魚上進介白）列位早已來了。

甲乙二丑（同看介捏鼻擺手介白）又來了一股子窮酸氣。

班超（怒介白）嘿。

郭恂（出迎介白）班兄，方才小弟見你尙未到來，已然替你應過卯了。

班超（白）多謝郭兄。（拜介）

郭恂（白）小弟案上堆有許多文卷，須要抄寫，你我少時再敘。

班超（白）好，少時再敘。（各歸位介）

甲丑（一躍坐在桌上搖頭晃腦念介白）頑頑班鳩，我再吃粥。（晉州）窈窕處女，大爺好求。

班超（縐眉介看文卷介白）呵，這份文卷，乃是派與金元寶抄寫的，怎麼放在俺的桌上來了。

甲丑（白）班超你別這麼提名道姓的，不錯，那份文卷，本來是派給我抄的，你再把翻面批的一行小字，看一看，是不是改派給你抄啦。

班超（看介白）這個……

甲丑（白）怎麼樣，不是我偷懶吧，這是上邊不讓我抄嗎，你將就着多寫一點吧。

班超（白）嘿，這又是你在上司面前弄的鬼計。

乙丑（白）這是上邊的主意，你埋怨他幹什麼呀。

班超（白）你二人，每日在此，連筆都不會動過，不知你等所司何事。

甲丑（白）我們是在家裏頭吃飽了飯，到這兒解悶來啦，你管得着嗎，誰像你似的，家裏頭沒有飯吃，才跑到這兒找飯門來啦，你要是不多做點事，這個飯碗還保得住嗎。

班超（白）咳，忙人累得死，閒人不做事，那裏還有什麼公道。（拍案介）

丙丑（出位介白）我說班老二，有道是能者多勞，你多寫點，又有什麼關係。

班超（白）不是呵，若是上司派給老丈的差使，我念你二目昏花，難以抄寫，情願替你代勞，如今派給金元寶抄寫的文卷，竟又轉到我的手中，教我好生不服。

丙丑（白）既然是上邊的命令，你不服又有什麼辦法呢。

甲丑（白）要是不服氣呀，乾脆的回家抱孩子去就得啦，就怕你捨不得這個飯碗，

班超（冷笑介白）嘿……這小小記室那裏放在俺班超的身上。

甲丑（白）你別假充好漢，我看你也沒有什麼大的打算，一輩子也不過是個寫字的材料罷啦。

班超（白）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甲丑（冷笑介白）嘿……就憑你也要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呸，別教我笑掉牙嚙。

班超（白）俺的志願如此，與你什麼相干。

甲丑（白）我聽着有點肉麻嗎。

郭怕（出位介走近超桌前介勸介白）班兄，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何必與他們鬥氣，辦事要緊，辦事要緊。

甲丑（白）對啦，還是老實的窩着尾巴呆着吧，這不是心高妄想的事情。

班超（嘆氣介坐介白）咳，（磨墨介郭亦退回本位介）

甲丑（拍手介念數板）說大話，使小錢兒，瞎吹牛，當白玩兒，家中還有要吃要喝的老婆孩兒，饒你是英雄漢，打不出了銀錢圈兒，（唱小調介）哎哎嚙打不出銀錢圈兒呀呼咳……噠哈哈……（得意笑介超聽介怒介強忍介持筆抄寫介）

乙丑（白）老金，銀錢固然是好東西，（向超弩嘴介）可是有了得力的人，做個後台，也能隨便混碗飯吃。

甲丑（會意介白）對啦，眼前就有了一個人，仗着他哥哥做了一名校書郎的面子，才在這蘭臺幹個小差事，成天的自命不凡，說是委屈了他啦，要擺脫這個筆硯生涯，投軍去啦，可是又捨不得這個現成的飯碗，簡直的是說大話吹牛腿嗎。

班超（投筆介緩鞭撫桌作氣介推桌而出介白）呔，你二人胡言亂語譏笑於俺，是何道理，

甲乙二丑（同出位介白）呔，班超。

甲丑（白）你金大爺。

乙丑（白）你錢二爺。

甲丑（白）說的就是你，你敢把你金大爺

乙丑（白）錢二爺，怎麼樣。

班超（白）想俺班超，爲了家室所累，未得投軍，如今倒被你這兩個狗才譏笑於俺，也罷，俺今便去從軍殺敵，轟轟烈烈做個樣兒，與你們見識見識，

甲丑（白）你呀，不是我小瞧你，好有一比。

班超（白）比做什麼。

甲丑（白）木頭眼鏡，我有點看不透。

班超（白）你量不就。

甲丑（白）我偏量得就。

班超（白）好哇，俺班超投軍之後，倘若不能立功域外，俺便老死異邦，永不與你這兩個有眼不識秦山的狗才相見。

甲丑（白）班超，我提你個醒，你要是投軍去啦，你的老婆孩子，等着喝西北風吧。

班超（白）這個……

甲丑（白）光說硬話可治不了挨餓呀。

班超（白）此事不用你管，俺自有安排。

甲丑（白）你有什麼安排呀，乾脆的把她們賣給我金大爺，你也省得操心不好嗎。

班超（白）呸，（舉拳欲打介郭持筆出位攔介）

郭恂（白）班兄，你若前去投軍，家中老小依靠何人，你……不可莽撞呵。

班超（白）俺若投軍，朝廷必要與俺留下安家度用，何必多慮。

郭恂（白）從軍之人，果有安家度用，小弟也要殺敵，不再做此筆硯生涯了。（投筆

介)

丙丑 (出位介白) 你怎麼也來湊熱鬧哇，要是單單爲的解決家累問題才去投軍，乾脆改行，就完啦嗎？(向超介) 班老二，剛才金錢二位拿話激你，也是鬧着玩的，你怎麼當起真來啦，瞧你們兩個要去投軍的人，這個(指超介)爲的負氣，那個(指郭介)爲的養家，都不是真心愛國，我老頭子先有點不贊成。

班超 (白) 非也。

丙丑 (白) 怎麼着，你還要飛着去呀。

班超 (白) 老丈，你可知道，塞外匈奴，乘我漢室掃平內亂之時，已然威服西域，朝廷祇得封閉玉門關口，阻其內犯，想那西域諸國，經我大漢武帝，費了許多心血，花了無數糧餉，死了多少兵將，才得歸化我朝，眼睜睜要被匈奴奪去，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

郭恂 (白) 是啊，前人開拓的基業，怎好輕輕的拋棄呢。

班超（白）非但如此，西域諸國，久與漢朝，猶如一體，眼見匈奴要去危害他們，倘若坐視不救，是於心何忍啊。

郭恂（白）如此說來，不要教他們失望，才是正理呀。

班超（白）呵，郭兄，小弟還有一點拙見，未曾說明。

郭恂（白）班兄有何高見，倒要領教。

班超（白）此番若被匈奴得志，非但有損漢室威信，日後他們若是會合兵力，向我侵犯，祇怕那時要招滅亡之禍，悔之晚矣。

甲乙二丑（同點首介不覺失聲白）有理呀有理。

班超（白）列位，想這立功域外之事，意志不堅之人，不敢前去，全仗讀書明理的愛國男兒，倡導此事，方得成功，因此俺班超情願作其前驅，也好激勵世人，共成壯舉，並不是爲了適才一番爭論，負氣而去，話已說明，俺便去也，（唱二簧搖板）俺投軍爲的是獻身報國，要倡導讀書人齊執干戈，驅匈奴通西域將漢威遠播，也免

得衆藩屬離心離德，試看俺此一去把胡虜來破，（走介衆拉介看錯步介）

甲乙二丑（急拉超衣介白）班兄呵，（接唱）尊一聲班仲升細聽我說，（同白）哎呀班兄呵，現在知道你真是個愛國的男兒啦，方才多有冒犯，請班兄不要介意。

班超（急相謝介白）適才乃是小弟一時魯莽，二位兄台，何罪之有。

甲乙二丑（同白）我們倆人，受你的感動，也要投軍去啦。

班超（白）這倒不必了，祇要二位兄台，多多的捐獻家財，以濟軍餉，也是愛國之道。

甲乙二丑（白）這麼一說，你們有力的出力，我們有錢的要不痛快的出錢，還能算個中國人嗎。

班超（白）不想金錢二位，如此的慷慨仗義，小弟倒失敬了。（拜介）

甲乙二丑（同白）你別讓我們倆人難爲情啦。

郭恂（白）小弟雖是一個文弱的書生，頗知愛國大義，適聽班兄一番高論，遠征異域之

事，應由讀書人倡導天下，小弟不甘落於後人，班兄何日投軍，望祈攜帶小弟一同前往。

班超（白）只要郭兄有此壯志，你我結伴同行也就是了。

丙丑（白）你們四個人，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去報效國家。我老頭子，也不甘退讓，假若軍中准許老年人投效的話，我也要去一趟呢。

班超（白）老丈，多多勸導讀書明理的少年，踴躍從軍，也就够了，何必去到戰場呢。

丙丑（白）好，就這麼辦，正是。

甲乙丙（同念）投筆從戎有班郭。

班郭（同念）立功異域效伏波。

丙丑（白）好一個「立功異域效伏波。」真不愧爲有志男兒的口氣。

甲乙丙（同白）我們哥兒倆，今天請你們三位下小館，去喝兩盅，一來敘別，二來給班郭二位兄台，敬個得勝酒，來表表我們倆人一點意思。

班超 (白) 這就不敢吶。

甲丑 (白) 你要不去，就是瞧不起我們。

丙丑 (白) 既是金錢二位誠心相邀，去去何妨吶。

班超 (白) 如此，請。

衆 (同白) 請。(同下)

第五場

(寶固扮相) 俊臉，白三戴忠紗，穿白莽，扣玉帶。

(郭恂扮相) 紅官衣，紗帽。

寶固 (四龍套一中軍上吹打老生扮寶固上點絳) 仗節出邊，掃蕩狼烟。戰天山，胡虜胆寒，揚威湖漠間。(坐介念詩) 精兵十萬將百員，聲勢雄壯出邊關，天山一戰寒虜胆，漢軍高唱凱歌還。(白) 老夫，寶固，漢主駕前爲臣官拜奉車都尉。奉主之命，統領四路兵將，出擊匈奴，多虧假司馬班超，衝鋒陷陣，殺得胡兒望風而逃，我軍追至蒲類海，得勝而歸，老夫意欲乘此機會，宣撫西域諸國，也好斬斷匈奴之右臂，那班超又自告奮勇，討令前往，此人乃是一介書生，投軍之後，竟如活虎生龍一般，令人可敬，因此老夫命他回轉京城，招募勇士，以便同行，這且不說，老

夫也曾差人打探西域諸國動靜，未見回報，左右伺候了。

探子（丑扮探子上跪介白）參見將軍。

竇固（白）罷了，命你打探西域之事，怎麼樣了，起來講。

探子（起介白）將軍容稟。（念）奉命西域去打探，諸國動靜已瞭然，龜茲疏勒並鄯

善，俱與匈奴有勾連。

竇固（白）但不知他們是怎樣的勾連呢？

探子（白）那匈奴收買龜茲，威脅疏勒，以爲爪牙，如今把守天山南路，斷絕西域諸

國，朝漢之路，祇有點善國，尙在觀望之間，將軍速去降服鄯善，不可失此機會也。

竇固（白）好，賞你羊羔美酒，下面去用。

探子（白）多謝將軍。（下）

竇固（白）中軍，（中軍應介）從事郭桓達候。

中軍（白）遵命，（出介）將軍有令，郭恂進帳。

郭恂（內白）來也。（改穿官衣紗帽上念）良友來結伴，投效在軍前，（白）郭恂告進，（進介）參見將軍。（拜介）

竇固（白）從事少禮，請坐。

郭恂（白）謝坐，（坐介）將軍呼喚有何吩咐。

竇固（白）老夫久欲派人出使西域，一來宣揚漢室德意，二來打斷匈奴勾結諸藩之鬼計，今有班超，願當此任，老夫有意派你同行，不知你可願往。

郭恂（白）爲國效勞，焉敢推脫。

竇固（白）你今此去，須與班超協力同心，共圖大事，不可各執己見，貽誤軍機呀。

郭恂（白）將軍有所不知，卑職昔在蘭臺，與班超共事多年，交好甚厚，此番同往西域，豈肯與他意見參商，將軍請勿多慮。

竇固（白）你二人既是交好多年，老夫自然放心得下，你且回轉京城，料理家事，就便

看那班超，招募勇士，怎麼樣了。

郭恂（白）多謝將軍美意。

竇固（白）諸事齊備之後，你二人速往西域，不可遲誤。

郭恂（白）遵命，呵，將軍，此番出使西域，責任重大，將軍又何鈞諭，指示一二，卑職等也好遵循吶。

竇固（白）如此，你且聽了，（唱西皮原板）恨匈奴豺狼性貪而無厭，他與那西域國俱有勾連，衆藩屬被隔斷難以朝漢，因此上依違在兩可之間，此一去必須要先降謝善，樹聲威，大小邦自然胆寒。

郭恂（白）將軍（接唱西皮原板）蒙將軍委派我怎敢怠慢，爲國家輸忠誠份所當然，但願得此一去不負推荐，替大漢將德意宣撫一番，縱然是要歷盡（轉快板）無數驚險，抱壯志學張騫，何懼艱難，班仲升大計必操勝券，我二人情誼厚休戚相關，望將軍放寬心休要掛念。（出介接唱搖板）回洛陽見班兄細說根源。（下）

寶匾（接唱搖板）衆藩屬朝漢室由來久遠，屈服在匈奴下心有不甘，此一番去宣撫他必
然向漢，堪笑那野心的匈奴枉用機關（下）。

第六場

(王剛扮相)俊臉，軟羅帽。白箭衣，白褶子。

(劉鵬扮相)俊臉，軟羅帽，花箭衣，花褶子，(或勾丑臉，戴馬尾透風巾，穿黑衣亦可。)

(朱遠扮相)勾紅三塊瓦臉，紅扎，硬羅帽，花箭衣，花褶子。

(馬強扮相)勾元寶臉，黑扎，硬羅帽，花箭衣，花褶子。

王劉朱馬 (雜扮王劉朱馬四武士同上念)生來心粗胆壯，那怕惡霸強梁(白)俺。

王剛 (白)王剛。

劉鵬 (白)劉鵬。

朱遠 (白)朱遠。

馬強 (白) 馬強。

王剛 (白) 衆位賢弟請了，今日徐大哥相邀我等，不知爲了何事，你我同去看來。

劉朱馬 (同白) 請吶。

衆 (同唱西皮搖板) 每日演武習拳棒 (圓場介) 準備戰場把名揚，(進介白) 有請

大哥。

徐幹 (內白) 噫，(上念)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白) 衆位賢弟到了，請坐。

衆 (同白) 有坐，(坐介) 大哥相邀我等爲了何事。

徐幹 (白) 呵，衆位賢弟，你等每日演習拳棒，爲的什麼。

衆 (同白) 爲的是耀武疆場。

徐幹 (白) 衆位賢弟，既然有此英雄志量，如今倒有一個絕妙機會在此。

衆 (同白) 什麼絕妙的機會。

徐幹 (白) 俺有一好友，名喚班超，近在竇固將軍面前，討下將令，願往宣撫西域。

國，他今回轉京城，正在招募勇士，你我弟兄趁此機會，同往西域立功報效，豈不是好，祇怕你等無有這樣的壯志雄心耳。

衆（叫頭）大哥，我等俱是烈性的男子，如今有此立功報效之機會，豈肯錯過，大哥你好小量人也。

徐幹（白）好哇，這才不愧爲俺的好朋友，就此一同去見班二哥便了，（唱西皮搖板）俠義英雄志景廣。

衆（同接唱）出國遠征又何妨（同下）

第七場

(班母扮相) 女紫帔，白髮髻，綠綢裙，雲鞋。

(超妻扮相) 綉花裙襖。

(班昭扮相) 黑女帔，白綢裙，戴銀泡子。

(班雄扮相) 茶衣，黑綢褲，孩兒髮。

(班超扮相) 戴武生巾，黑三，藍褶子，內穿紅龍箭衣，繫大帶。

班母 (老旦扮班母上引) 風燭殘年，願兒孫常繞膝前 (坐介念詩) 詩禮人家雖清寒，且喜子孝與媳賢，但願骨肉不離散，常守身旁慰餘年，(白) 老身，班彪之妻是也，乃扶風平陵人氏，丈夫早已亡故，所生二子一女，長子班固，官居校書郎，欽奉聖命，著作漢書，次子班超，曾在蘭臺充當記室，女兒班昭，嫁與曹門，不幸寡居，

如今歸依我家，想我班氏乃是世代書香，祇有班超孩兒，不守書生本分，前幾年竟自投筆從戎去了，且喜立下戰功回來，老身祇道他從今以後，不再出外的了，不想他早已討下將令，卽日出使西域，此事雖是爲國宣勞，不該攔阻於他，怎奈老身年邁，不忍教他遠離，我不免喚出媳婦女兒，商議商議，或能勸止西域之行，也未可知，呵，媳婦女兒那裏。

超妻班昭（同內白）來了，（青衣扮班昭與超妻同上）

超妻（念）盼夫早遂封候願。

班昭（念）謹守婦職不踰閑。（同進介）

超妻（白）婆婆萬福。

班昭（白）母親萬福。

班母（白）罷了，一旁坐下。

超妻班昭（同白）告坐，（坐介）將兒等喚將出來，又有訓教。

班母（白）媳婦，想我家乃是世代書香，偏偏班超孩兒，不守家風，竟自棄文就武，以取封侯，不日又要出使西域，身入蠻荒，教老身好生放心不下，媳婦你還是勸他，回心轉意，做個文職官兒，免墮家聲的才是。

超妻（白）婆婆，媳婦已然勸過官人，誰知道他另有一篇大道理，把我的話，都給駁倒啦。

班母（白）他是怎樣的講法呢。

超妻（白）他先問我，做官爲的是什麼。

班母（白）做官嘆，爲的是榮光耀祖，顯親揚名啞。

超妻（白）我也是這麼一套話呀，他就說啦，做官爲的是替國家出力，不光是爲的榮光耀祖顯親揚名，況且文官也罷，武將也罷，都是一個樣子的報效國家，何分彼此啞。

班昭（白）嫂嫂，想這文人讀書，進可以得志於朝廷，展其才能，退可以著書於山林，

傳之後世，非比武將，祇能交鋒打仗而已。

超妻（白）妹妹，你哥哥可不是這麼個想法吶，他常對我說，什麼做官啦，著書啦，那都是太平年間，自命爲聖賢的讀書人，玩的把戲，在這個外患壓境的年頭，可有點不合時宜啦。

班昭（白）哎，自從光武中興，四海昇平，還有什麼外患壓境呢。

班母（白）是吓，如今漢室一統天下，那裏來的什麼外患吶。

超妻（白）塞外匈奴，時常擾亂邊疆，那不是外患嗎。

班母（白）想那匈奴乃是化外之國，任其自生自滅便了，何必多慮。

超妻（白）婆婆，請你老人家想一想，我們自己不去防備外患，光是咒着人家自生自滅，又有什麼用處呢。

班昭（白）那匈奴乃是蠻夷之邦，勝之不武，何須與他較量，況且漢室地大物博，縱然失去西域藩屬，何足輕重呢。

超妻（白）哼，人家匈奴，看穿了咱們漢朝是這麼個謙和禮讓慷慨大方的君子國，方才得寸進尺的侵佔你的疆土，要是人人都像妹妹這樣的想法，日後匈奴興兵前來，還有我們漢人立足的地方嗎。

班昭（白）嫂嫂休要譏笑於我，你不過是聽信哥哥一面之辭，竟作杞人之憂，此乃國家大事，自有男子承當，你我身爲女子，若去談論於他，豈不是忘了本分了麼。

超妻（白）咳，漢朝女子，老是拿着三從四德，當作本分，什麼事情都不許過問，我真有點不大服氣，（背坐介）

班母（怒介白）哽……（超妻起立介）一個婦道人家，如此的不守本分肆言無忌，成何體統。

超妻（強抑悲憤介白）婆婆不必生氣，媳婦改過就是。

班母（白）媳婦哇：（唱西皮原板）非是我年邁人將你埋怨，爲婦女守本分理所當然，我班門重禮教家法難犯，從今後再不可肆口妄言。

班昭 (白) 嫂嫂，(接唱西皮原板) 勸嫂嫂休得要固執己見，容小妹將婦職細講一番，守三從和四德，不可輕慢，要學那前朝的女中聖賢，國家事非婦女份所當管，自有那男兒漢一力承担。

超妻 (白) 婆婆賢妹呀，(唱西皮搖板) 請婆婆與賢妹恕我過犯，從今後守婦職不再妄言，(娃娃生扮班昭暗上藏於桌下介)

班昭 (白) 嫂嫂，你還是相勸二哥，中止西域之行的才是。

超妻 (白) 好吧，我再勸勸他就得啦，(看介) 哎呀，班英雄兒，怎麼半天不見啦。

班英雄 (白) 媽，我在這兒啦。

超妻 (找不着介白) 在那兒吶，快點出來呵。

班英雄 (白) 來啦，(自堂桌下突然向外探首舉槍介) 噲，(衆驚介立介英雄慢慢自桌下爬出介面上抹半邊花臉帶小髯口立起介)

班母 (白) 哎呀呀，原來是你這個小東西，躲在這裏倒將爲婆的嚇了一跳哇。

超妻 (白) 你怎麼藏在這兒嘍。

班雄 (白) 我剛才耍着槍從後門進來啦，看見婆婆，正在那兒生氣嘍，就躲在桌子底下藏着啦，您一叫我，我才敢出來吶。

班母 (白) 淘氣的東西，你看你成個什麼樣兒呵。(雄撇嘴介)

超妻 (白) 雄兒這裏來。

班雄 (白) 媽，幹什麼呀，(趨前介)

超妻 (白) 你瞧你抹的這個樣子，還帶上個小鬍子，(代雄取下髯口介) 多麼淘氣呀。

班雄 (白) 媽，你不是給我說過「孩子，快點長大，也像你爸爸一個樣子的英雄，好去打仗吶。」所以我才成天的耍槍玩吶，

班母 (白) 好媳婦哇，你教導兒子，就是這樣的教法嗎。

超妻 (白) 這個……

班雄 (白) 婆婆，你看打仗多好玩呵，爸爸回家以後，給我說過他殺鬼子的事情，可熱

鬧着吶。

班昭 (白) 姪兒，什麼叫做鬼子呵。

班雄 (白) 姑媽，鬼子就是成天給咱們打仗的對頭。

班母 (白) 哎呀呀，班超孩兒非但自己不守書生本分，連兒子也教壞了，這……這還了

得(氣介)

超妻 (白) 雄兒，還不給我出去，別在這兒惹婆婆生氣啦。

班雄 (白) 得……令，(出介伸舌頭介舞槍打「哈呀」下)

班超 (內白) 走哇(上唱西皮搖板)今早朝蒙萬歲便殿召見，將宣撫西域事垂詢一番，

奏對間稱聖意欽加慰勉，(圓場介)回家去見娘親稟告根源(進介白)參見母

親。

班母 (白) 罷了，一旁坐下。

班超 (白) 孩兒告坐。(坐介)

超妻 (白) 官人。

班昭 (白) 二哥，(與超妻同拜介)

班超 (白) 娘子賢妹少禮，請坐，(超妻與昭各歸坐介)

班母 (白) 兒呵，今日聖上召見於你，爲了何事。

班超 (白) 乃是分派孩兒宣撫西域之事。

班母 (白) 你就該聽從娘言，推辭不去的才是。

班超 (白) 那竇固將軍，已將此事奏明聖上，孩兒怎好推辭不去呢。

班母 (白) 爲娘偌大年紀，難道說我兒你就忍心棄娘而去麼。

班超 (白) 孩兒怎捨得遠離母親，祇是王命在身，不敢違抗，也是出於無奈呀。

班母 (白) 爲娘猶如風前之燭，瓦上之霜，不知能活幾載，我兒縱有報國志願，等到爲

娘百年之後，兒再前去，也還不遲。

班超 (白) 這個……呵，母親，孩兒本當在家盡孝，祇是國家正在用人之時，兒若抗命

不去，卽爲不忠，望求母親，應允孩兒移孝作忠，成全孩兒報國志願了吧。

班母（白）如此說來，我兒你是去心已定的了。

班超（白）母親恕罪。（拜介）

班母（作絕望狀介強抑悲痛介白）嗟呀，爲娘豈不知我兒獻身報國，乃是正道，不過是母子之情，難以割捨而已。既是你的去心已定，爲娘也不便強阻於你，也……罷，我就狠狠心腸，讓兒移孝作忠去吧。

班超（白）多謝母親，但願孩兒此去，功成業就，也不枉母親養兒一場呵，

班母（叫頭）班超，兒吓，你此番出使西域，必然是出生入死，難免驚險，教我怎不掛念於你，祇是爲了國家大事，咳，也就說不得了，我兒乃是有志之人，你的前程遠大，須以國事爲重，你……勿以爲娘爲念……也……呀，（哭介）

班超（哭介白）娘呵……，（跪介超妻與昭同跪介）

班母（唱反西皮搖板）我哭哭……一聲班超兒吓……

班超 (接唱) 我叫叫……一聲老慈顏。

班母 (接唱) 兒今遠行娘掛念。

班超 (接唱) 自古忠孝難兩全。

超妻班超 (同接唱) 但願早日平安轉。

班超 (接唱) 功成業就即回還，

班母 (接唱) 班超兒吓呵……

班超 (接唱) 老娘親吶呵……

班母 (同接唱) 呵……我的兒呵……
兒的娘呵……

班雄 (自下場門衝上口念四記頭鑼鼓亮相介進介超等起介雄拉超介白) 爸爸，您再說個

殺鬼子的故事給我聽，好不好吶。

班超 (白) 兒吓，少時再說與你聽。

超妻 (白) 雄兒別鬧啦，你爸爸快要走啦。

班雄 (白) 爸爸，你要上那兒去吶！

班超 (白) 殺鬼子去呀。

班雄 (白) 爸爸，你把鬼子別都殺完啦。

班超 (白) 却是爲何。

班雄 (白) 給我留着，等我長大啦，好去幫助你殺呀。

班超 (笑介白) 真乃是好兒子呵，哈、哈。

徐幹 (內白) 衆位賢弟隨我來，(王劉朱馬隨幹上介) 班二哥，小弟來了。

班超 (白) 母親請至後面，(班母班昭超壽拉雄下超出迎介白) 原來是徐賢弟與衆位英

雄，請至裏面。

衆 (同白) 請，(同進介)

班超 (白) 請問賢弟，這幾位是……

徐幹 (白) 二哥，這是小弟好友王劉朱馬四位英雄，(向王等四人介) 你等見過班二

哥，

王劉朱馬（同白）參見班兄（拜介）

班超（白）豈敢，衆位英雄請坐。

衆（同白）謝坐，（坐介超亦坐介）

班超（白）衆位英雄到此有何見教。

徐幹（白）我等聞得二哥招募勇士，同往宣撫西域，特來投效。

班超（白）若得衆位英雄同行，俺班超之幸也。

衆（同白）豈敢，但不知幾時啓行。

班超（白）卽日就要前去。

衆（同白）這就是了。

郭恂（內白）哽哼，（上唱西皮搖板）奉便西域怎怠慢，約會班兄早投前（進介白）班兄。

班超（起迎介白）原來是郭兄，（衆起介）待小弟與你引見衆位英雄，此乃是小弟好友徐幹，這是王劉朱馬四位英雄。

郭恂（白）原來是衆位英雄，久仰得很吶。

衆（同白）豈敢。

班超（白）郭兄也是俺多年好友現在竇固將軍帳下，以爲從事之職。

衆（同白）原來是郭從事，失敬了。

郭恂（白）豈敢。

班超（白）請坐，（郭等同坐介）郭兄回轉京城有何公幹。

郭恂（白）竇將軍命小弟隨定班兄，同使西域，故而同轉京城，約會於你。

班超（笑白）哎呀呀，你我曾任在蘭臺共事多年，如今又是同使西域，這倒妙得緊。

郭恂（白）妙得緊吶，哈哈，（超亦笑介）班兄，招募勇士。可曾齊備。

班超（白）他們幾位俱是投效的勇士，可以算得齊備了。

郭恂（白）原來俱是投效的勇士，失敬了。

衆（同白）豈敢。

郭恂（白）班兄，如今共有多少人呢。

班超（白）投效之人雖不在少，小弟不過挑選三十六人。

郭恂（白）三十六人，忒以的少了哇。

班超（白）此番出使西域，不可多帶兵將以免諸國疑慮不安，故而三十六人足矣。

郭恂（白）祇是日後少不得要有幾場惡戰，還是繼續招募的才是。

班超（白）那個自然，呵徐賢弟，愚兄有意，命你在京辦理招募之事，你的意下如何。

徐幹（叫頭）二哥，你們一個個出國殺敵去了，將俺一人，留在京城豈不被人恥笑。

班超（白）哎，你在京城地面，頗有游俠之名，必然有人願來投效，待等招滿千人，即

便押往西域接應，那時還少得了你的殺敵機會麼。

徐幹（白）如此小弟遵命就是。

班超（白）郭兄與衆位英雄，各自回去料理家事，三日之內，便要去到寶將軍那裏覆命，然後同往西域去者。

衆（同白）遵命，正是，愛國男兒同肝胆，不斬樓蘭誓不還（同笑介下）

第八場

(屋賴帶扮相) 拗破臉、蓬頭、大額子、紮靠狐狸尾，鬍子。

(比離支扮相) 與屋賴帶略同

屋賴帶
比離支

(武淨扮屋賴帶雜扮比離支同內白) 催軍(風入松牌子四下手引屋比同上白) 俺

屋賴帶

(白) 匈奴正使屋賴帶。

比離支

(白) 匈奴副使比離支。

屋賴帶

(白) 將軍請了，你我奉了狼主之命去到鄯善國催討貢禮，就此前往(牌子同

下)。

第九場

(徐幹扮相)紫官衣，戴紗帽。

班昭 (內唱西皮倒板)幼習經史承庭訓，(上唱慢板)年方十四嫁曹門，不幸兒夫早短命，侍母勉爲節孝人，手訂女誡抒言論，留與後世作婦箴，(坐介白)奴家班昭，嫁與曹世叔爲妻，不幸兒夫早已亡故，祇得歸依母家，是我幼習經史，頗識婦職大義，因此著成「女誡」七篇，一來訓誨諸女，二來嘆，也好教化後人，待我仔細研讀一番便了，(看書介)

超妻 (內白)走哇，(上唱西皮搖板)兒夫出使西域境，功成業就方趁心，(進介白)妹妹，這你在兒幹什麼來着。

班昭 (起迎介白)呵，嫂嫂，小妹在此看書呢。

超妻（白）什麼書呵，（取書看介）「女誡」原來是妹妹你的大作呵，不知這你作這本書，是怎麼個用意吶。

班昭（白）小妹意欲勸勉漢朝女子克守婦職，故而作此「女誡」七篇呢。

超妻（白）妹妹的意思，是要教漢朝女子，安分守己的做個賢妻良母嗎。

班昭（白）然也。

超妻（白）嫂子我有幾句冒昧的話，不知當講不當講呵。

班昭（白）嫂嫂有何見教祇管請講。

超妻（白）我想女子的才幹，並不見得比男子差了多少，許多男子能做的事情，我們女子，照樣的也能做得出來，要是硬把女子關在家裏頭，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賢妻良母，一輩子不許過問外邊的事情，這不是自甘暴棄啦嗎。

班昭（白）想這關外之事，自有男子承擔，女子在家做的一個賢妻良母也就够了。

超妻（白）那麼一說，男子做的事情，女子要是做啦，就是不守本分啦不是。

班昭 (白) 那個自然。

超妻 (白) 依我看來，妹妹你先是個不守本分的女子。

班昭 (白) 怎見得。

超妻 (白) 你想呵，這著書乃是男子的事情，怎麼你寫起這本「女誠」來啦。

班昭 (白) 哎，「女誠」乃是勸勉婦女的書籍，應由我們女子自己寫出才好。

超妻 (白) 那麼着，你幫助大哥班固，著作漢書，也是替女子說話的嗎。

班昭 (白) 這個……難道說嫂嫂不願教我著書不成。

超妻 (白) 不是的，依我看來，女子要是有著書的本事，祇管去著書，不要認爲這是男

子的事情，就推開不管啦。

班昭 (白) 此話倒也有理。

超妻 (白) 妹妹，你把這個道理再往深處裏想一想，凡是男子能做的事情，那怕是交鋒打仗，我們女子都應當去做，不要甘落人後，埋沒了自己的才幹才對。

班昭（白）嫂嫂、一個女子，做這文筆之事，倒還罷了，若與男子爭強於戰場之上，祇怕使不得。

超妻（白）有什麼使不得，古來報效國家的女將，可多着吶。

班昭（白）願聞一二。

超妻（白）昔日武王伐紂之時，多虧驪山氏之女坐鎮西岐，助成戰功，稱爲十大開國元勛之一，齊國有位無鹽娘娘，扶保宣王，威震諸侯，姓名載於列女傳中，秦商鞅曾有壯女一軍，孫武子也練過女兵，這不都是女子習武上陣的榜樣嗎。

班昭（白）看嫂嫂不出，倒知道前朝許多的故事呢。

超妻（笑介白）你可別瞧不起我呀，要是把我的志向說了出來，管教你刮目相看吶。

班昭（笑介白）如此，就請嫂嫂試言爾志，小妹也好洗耳恭聽吶。

超妻（白）那一年，你二哥投筆從戎的時候，給我講過，西漢有個馮夫人，精通史書，乃是文武俱全的女子，曾經拿着漢宣帝的使節，乘坐錦車，宣撫外邦，教嫂子我羨

慕的不得了，祇要我有機會能跟你二哥到西域去一趟，區區不才，倒要學學馮夫人爲國效勞，好替女子揚眉吐氣吶。

班昭（白）如此說來，嫂嫂你倒是個女英雄了。

超妻（白）女英雄我可不敢當，誰教我不會武藝的吶。

班昭（白）是吶，嫂嫂既然不會武藝，空有如此壯志，也是枉然而已。

超妻（白）那可不見得，女子在軍隊裏頭，不一定要拿着刀槍去打仗，就像照看受傷有病的將士啦，主持炊爨縫紉之事啦，都能盡一份力。豈不是一個樣子爲國效勞嗎。

班昭（白）哎，男女須要避嫌，焉能混雜一處呢。

超妻（白）妹妹，那些將士，不顧生死，保衛國家我們女子替他們分點勞苦，是應當該份的事情，還管他什麼男女混雜呢，你呀，快點把你那道學先生的想法收起來吧，在這個年頭，可不時興你那一套啦。

班昭（白）你又這樣肆言無忌起來了，若被母親聽見，豈不責斥於你。

超妻（白）咳我早就整着一肚子的話，沒有地方說去，今日才給你說了個痛快，要是婆婆在這兒呵，我可真不再找釘子碰啦。（班母內嗽介）哎呀，婆婆可真來啦。

班母（上唱西皮搖板）姣兒出使無音信，不知何日回家門。（進介）

超妻（同迎介白）婆婆萬福，（同拜介）

班母（白）罷了，一旁坐下，（超妻與班昭同坐介）媳婦，你丈夫出使西域，將近一月，並無音信回來，教爲娘好生掛念。

超妻（白）婆婆，等候報馬回京，官人必有家書到來，婆婆何必憂慮吶。

班母（白）有道是「兒行千里母擔憂」哇。

徐幹（內白）聖旨下（吹打二役捧盤引幹上進介昭暗下班母超妻起迎介幹白）伯母請迎聖命，（班母指旨介二役放盤介）爾等退下，（二役下）伯母請上，待小姪大禮參拜，（拜介）

班母（攙介白）賢姪少禮，請坐，（幹坐介超妻亦坐介）賢姪，那裏來的這身榮耀。

徐幹（白）今日早朝多蒙萬歲召見小姪，封爲假司馬之職，提起二哥倡導從軍之事，聖上見喜（由盤取字兩幅介）欽賜「投筆從戎」「立功異域」八字，以爲褒獎，特命小姪押送前來，伯母，你有這樣的好兒子，真真福氣不小哇，哈哈。

班母（白）朝廷德意，令人可感。

徐幹（白）伯母，小姪在京招募勇士，已然齊備，今日面見萬歲請纓出征之時，聖上特將二哥升爲將兵長史，（取元寶介）外賜官銀百兩以爲安家度用，（改京白）如今晚，他已然做了將軍啦，豈不是喜上加喜嗎。

班母（白）國恩浩蕩，何以圖報呢，（收銀介）

徐幹（白）小姪明日就要統軍西行，伯母嫂嫂有什麼言語，也好轉知二哥。

班母（白）想這從軍之人，竟有如此榮耀，賢姪你對我兒言講，就說老身教他嘆，（以杖擊地介）「努力殺敵」「努力殺敵」，方才是我的好兒子呵，哈哈。（笑介）

超妻（背弓白）喝，連老太太也變了態度啦呵。

徐幹 (白) 嫂嫂有什麼言語，無有。

超妻 (白) 嫂子我也沒有什麼要說的，還是婆婆那句語教你二哥「努力殺敵」就得啦。

徐幹 (白) 可有什麼物件帶與二哥。

超妻 (白) 我有心把欽賜的「投筆從戎」「立功異域」八個字，連夜的繡成兩面大旗，交給徐叔叔帶到西域壯壯你二哥的威風，不知道來得及嗎。

徐幹 (白) 小弟明目吃過早飯，方才啓行，嫂嫂連夜繡旗，却還趕得出來，(改京白)要是二哥看見怨這個禮物，一定是高興的很吶。

超妻 (白) 徐叔叔真會說話，那麼着你明天早上來取錦旗吧，怨可別忘啦呵。

徐幹 (白) 焉能忘懷呵，伯母，小姪要去料理公務，告辭了，(唱西皮搖板)辭別伯母

回軍營，(出介昭暗上介)準備明日作遠行。(下)

班母 (白) 呵，女兒，今日聖上欽賜八字褒語，獎勵你家兄長，你要幫助媳婦速速繡成錦旗，明日交與徐幹賢姪，帶至軍前要緊，

投筆從戎

六六

班昭 (白) 女兒遵命。

班母 (白) 你二人快快繡起來吧，正是，(念) 有子從軍多榮幸，留與世人作典型。(白)

超妻 (白) 妹妹你瞧瞧多麼高興，要是你二哥瞧見啦，更不知道怎麼高興才好。我若是攔阻班超孩兒，不教他從軍殺敵，那裏來的這場榮耀哇……哈哈(笑下)

班昭 (白) 那個自然，你我去到房中綉旗去吧。

超妻 (白) 好吧，(圓場介進介) 妹妹你把「投筆從戎」「立功異域」八個字，描個底子，才好綉。子，才好綉。

班昭 (白) 待我描起來，(取介描介) 嫂嫂請看。

超妻 (白) 描的真不錯，你綉「投筆從戎」我綉「立功異域」，你瞧好不好。

班昭 (白) 就依嫂嫂(各坐介取針線介)

超妻 (白) 綉起來，(唱南梆子) 手拈着綉花針忙將線引。

班昭 (接唱) 爲兄長做女紅敢不殷勤，從軍入受褒獎應當該份。

超妻 (接唱) 執干戈衛社稷備嘗艱辛，況且是我兒夫不同凡品。

班昭 (接唱) 涉異域撫諸藩壯志凌雲，綉錦旗壯聲威激發忠潮。(行絃介)

超妻 (夾白) 妹妹剛才我給你說，女子到軍隊裏頭，不一定要去交鋒打仗，有好些事情等着我們女子去做，你瞧如今晚咱們倆人綉這個旗子，不也是激勵軍心之道嗎。

班昭 (夾白) 嫂嫂說得不差，可惜二哥不在面前，他若親見你我在此綉旗，他那殺敵報國之心，更要奮發起來了。(接唱) 針黹事舍深意能勵征人。

超妻 (白) 妹妹，你綉幾個字啦。

班昭 (白) 綉好一個了。

超妻 (白) 我也綉好了一個，咱們得快着點綉哇。

班昭 (白) 嫂嫂哇，(唱流水) 嫂嫂不必來叮嚀，小妹有言聽分明，天色剛到晌午正，時間從容且消停。(行絃介)

超妻 (夾白) 妹妹，明天早上徐叔叔就來取旗，要是綉不出來，不要婆婆埋怨咱們倆人

不盡心啦嗎。

班昭 (接唱) 那怕綉他一整夜，決不致有誤明早行，爲夫做事你真急性，兄長知道也感你的情。(行絃介)

超妻 (佯怒介夾白) 連你這麼個道學先生，也來跟我開頑笑得啦，我不綉啦。

班昭 (夾白) 小妹與你作耍，你怎麼當真起來了哇，(接唱) 賢嫂嫂休要怒氣生，小妹戲言莫心驚，深閨綉旗多寂靜，何妨笑語慰冷清，姑嫂雅謹禮不禁，又何必慍色在面上形。(行絃介)

超妻 (笑介夾白) 我也是給你鬧着玩的，這麼一句話，怎麼能當起真來啦吶。

班昭 (白) 嫂嫂哇，(唱搖板) 你回曠作喜奴的心放定，(看天介白) 呀，(接唱) 紅日西斜暮雲生，(白) 嫂嫂，天色將晚你我快到廚下用飯去吧。

超妻 (白) 對啦，吃過了晚飯，再來綉旗，大概誤不了事，如此妹妹請(唱搖板) 去至

廚下把飯用。

班昭
(接唱) 準備綉旗到天明、
(同下)

第十場

第十場

(鄯善國王扮相) 拘黑三塊瓦臉，穿黑襟，戴草王盔，狐狸尾翎子。

(四歌女扮相) 古裝

廣

(田龍套同淨女扮鄯善王廣上引) 強鄰壓境，恨匈奴，倚勢欺凌，(坐介念詩) 東極陽關接玉門，樓蘭舊部俺爲尊，猶恐匈奴來尋釁，空懷向漢一片心(白) 俺，鄯善國王是也，自在樓蘭舊地，立國以來，久爲漢室藩屬，只因塞外匈奴，日益強大，意欲侵併西域，我國雖有向漢誠心，却也不敢開罪匈奴，祇好暫時觀望，以圖自保也，(唱流水) 大漢由來重威信，藩屬悅服夙有因，不幸內亂國力損，閉關自守種禍根，匈奴國狼子野心是生性，乘機要把西域吞，諸國紛紛去歸順，鄯善空有向漢心，暫時觀望來保境，兩大之間且圖存。

報子（丑扮報子內白）報（上介跪介白）啓稟狼主，今有大漢，派遣使臣班超，前來宣撫。已到邊界，特來稟報。

廣（白）再探，（報子下）既是漢室，派來使臣班超，宣撫西域，必有與那匈奴爭強之意，事到如今，那一個的勢力較大，俺便歸順於他，待俺親去迎接，也好觀看漢使的軍威如何，番兒們、衆應介（迎接漢使去者。（唱西皮搖板）漢使若是軍威盛（白）帶馬（龍套帶馬介廣上馬介接唱）何愁郵善不輸誠。（下）

第十一場

(班超扮相) 箭衣、馬褂、武生巾。繫大帶，戴風帽，披斗篷。

班超 (內唱西皮倒板) 憤昔當年張博望。(四上手王劉朱馬郭帕同上扯四門超唱原板)
開通西域接甘涼，大漢德威傳播廣，萬邦進貢朝武皇，不幸內亂相擾攘，閉關自守
保邊疆，匈奴乘機兵西向，諸藩紛紛去歸降，我今出使志雄壯，爲建功業入蠻荒，

且聽人馬聲喧嚷，(四場勒馬稟介)

廣 (四龍套引廣上唱搖板) 迎接漢使在道旁，(拜介白) 鄯善國王迎接大漢天使。

班超 (急下馬介白) 下官有何德能，敢勞賢王親自迎接，實實的不敢當呵。

廣 (白) 天使駕臨，理當遠迎，就請天使先行一步。

班超 (白) 不敢，還是賢王先行。

反

（白）如此，你我挽手而行。

（挽超手介同笑介下衆隨下）

第十一場

第十二場

廣 (吹打原人同上進介超脫斗蓬去風帽介分坐介廣白) 不知天使駕到，未曾遠迎，當

面恕罪。(拜介)

班超 (還拜介白) 豈敢，下官來待魯莽，賢王海涵。(拜介)

廣 (還拜介白) 豈敢，漢皇聖躬安否。

班超 (白) 我主駕安，還命下官，問候賢王。

廣 (白) 這就不敢。(郭夾白「噫」) 天使，此位是。

班超 (白) 此乃副使郭恂，呵，郭兄，見過賢王。

郭恂 (起介白) 呵，賢王……

廣 (亦起介白) 原來是郭副使，失敬了，請坐。(郭坐介) 來，與二位天使準備酒

筵，待俺親自把盞。（衆應介）

班超（白）這就不敢。

廣（白）天使自從上邦封閉玉門關口，算來數十餘載，今日才得天使光臨，真乃闕別了哇……哈哈。

班超（白）我主久欲通好西域，祇爲匈奴梗阻，未得其便，近日竇固將軍大破匈奴，絕了邊患，特派下官，出使西域，以敦舊好耳。

廣（白）天使，此番出國，但不知帶來多少人馬。

班超（白）不過是三十六人相隨而已。

廣（白）那匈奴的勢力，已然伸入西域，天使祇有三十六人相隨，何濟於事呢。

班超（白）今此來，乃是通好西域，又不是前來打仗，可須多帶人馬呢。

廣（白）倘若匈奴，前來爲難於你，如何抵擋呢。

班超（白）哼，這三十六人能敵匈奴千軍萬馬，何懼之有。

廣 (白) 這個……如此請天使暫至館驛歇息，明日再去領教，來送天使。

班超 (白) 好，你我明日再敘，(出介衆隨出介) 請。

廣 (白) 請(超原人同下)，三十六人，有什麼用處，眼見漢室，這樣的羸弱無能，莫怪匈奴猖狂起來了。

內 (白) 酒筵齊備。

龍套 (同白) 酒筵齊備。

廣 (白) 哼，這樣不值緊要的使臣，那有酒筵，去與他用，吩咐酒筵留下，候俺回宮，自己吃用了吧，(衆應介)

報子 (上白) 匈奴使臣到。

廣 (白) 帶來多少人馬。

報子 (白) 人馬倒也不少。

廣 (白) 知道了，(報子下廣出位介叫頭) 且住，漢使方才到此，偏偏匈奴使臣他也來

了，如今他的人馬甚多，這便如何是好，（想介）呵哈有了，俺不免請來相見，看
過動靜，再作道理，來，有請匈奴使臣，（衆照白介）

屋賴帶（屋比四下手同上廣出迎介屋比下馬同進介屋白）呔，俺乃大國使臣遠路而來，你
不親去迎接，是何道理。

廣（白）迎接來遲，貴使恕罪。

屋賴帶（白）嘿，（與比分坐介）

廣（坐介白）貴使到此，爲了何事。

屋賴帶（白）奉了狼主之命，到此催討貢禮來了。

廣（白）這個……我國又不曾進貢貴邦，如今爲何催討貢禮來了。

屋賴帶（白）住了，想這西域諸國，俱已降順俺家狼主，難道你這小小的郵善，還敢抗命
不成。

廣（白）非是我國，有心抗命，怎奈往日，並無此事，還要商量商量才好。

屋賴帶（白）此事那有什麼商量，莫非你有勾通漢朝之意嗎。

廣（白）呵……這倒不敢。

屋賴帶（白）俺今帶來許多人馬，還有大隊在後，你若不從，（拔劍介）可知俺匈奴的利

害，（以劍威逼廣介）

廣（驚悸介白）貴使息怒，容俺慢慢準備貢禮就是。（拜介）

屋賴帶（白）俺二人的禮物，你也要準備準備。

廣（白）怎麼二位貴使，還要什麼禮物嗎。

屋賴帶（白）俺人前來催討貢禮，乃是一樁苦差，不為禮物，那個要來，你不要壞了俺的規矩呀。

廣（白）是是是……

屋賴帶（白）在一路之上，受些風霜之苦，你就該擺下酒筵與俺接風的才是。

廣（白）這有何難來，將適才準備的酒筵，擺……上……來，（衆應介屋比廣各入座

介 書使請酒。

屋賴帶（與比同白）請（同飲介）咳，寡酒無趣，可有什麼美貌女子，歌舞一回，以助酒興才好。

廣 （白）這歌舞的女子嘆……

屋賴帶（拍案介白）有是無有。

廣 （白）嗷……有的，有的。

屋賴帶（白）快些喚了上來，你好不知時務也。

廣 （白）是是是，來，傳喚歌舞女子演唱上來。

龍套 （白）狼主有令，傳歌舞女子演唱上來。

四歌女（旦以四歌女內白）來了，（上唱西皮搖板）忽聽狼主喚一聲，來了宮中歌舞人，（同進介白）參見狼主，（拜介）

廣 （白）罷了。

屋賴帶（張望介白）呔，（四歌女驚介）你這四個小娘們，就該上前與俺見個禮兒才是你們的規矩。

廣（白）你等向前見過匈奴貴使。

四歌女（同拜介白）參見匈奴貴使。

屋賴帶（作女聲介白）還禮，（拜介笑介）哈、哈、哈、

廣（白）你等歌舞上來。

四歌女（同白）獻醜了，（同唱二六）西方佳人多玲瓏，閉關維熊如鷺鴻，深宮侍宴數載整，思寵不與常人同，今日真個煞風景，座上煙客勢洶洶，這樣的使臣真蠻橫，那有心腸舞從容，強顏爲歡我把嬌軀動，（同舞介屋比笑介四歌女同唱搖板）舞罷歸去似游龍，（同下）

屋賴帶（笑介望介白）怎麼她們都走了呢。

廣（白）改日再來觀看。

屋賴帶（白）好，改日再來觀看，天色不早，俺要回到營中歇息去了。（出介）

廣（出介白）送昔使。

屋賴帶（白）免，（屋比四下手回下）

廣（白）不想兩國使臣，相繼到來，如今匈奴使臣帶的人多。還有大隊在後相隨，漢

使祇有三十六人，雖不忍背漢，爲了眼前利害，祇得屈從匈奴，以圖自保而已。

咳，周旋兩大之間，實實難辦的很吶，（搖首嘆氣介下）

第十三場

(徐幹扮相) 恢復第一場裝束。

徐幹

(內唱西皮倒板) 人馬出了陽關道，(四龍套引幹上望家鄉唱快板) 爲國奔忙不辭勞，此去要把西域掃，準備着與那匈奴動槍刀，鞏善國境今已到，(衆下幹唱搖板) 會見班兄說根苗。(下)

第十四場

(小番扮相) 抹丑臉，戴紅纓帽，穿青袍套卒坎。

班超 (超加黑藍緞褶子作沉思狀上看天介白) 哎，(唱流水) 出使初到鄯善界，數日不

見番王來，想是他把本意改，前倨後恭費疑猜，似這等身居虎口須警戒，凡事見機要早安排，悶坐館驛愁腸在，寒風透體實難挨，(小番暗上超白) 好冷的天吶，(作冷狀介) 人言塞外，風寒入骨，果然的不錯哇，(噓手取煖介) 小番(小番故意不應介) 小番。

小番 (白) 你叫喚什麼呀，我不是在這兒啦嗎。

班超 (白) 天氣這樣寒冷，你怎麼連火盆兒都不與俺預備一個呀。

小番 (白) 要火盆兒幹什麼呀。

班超 (白) 與俺取煖啲。

小番 (白) 我們凍慣啦，不怕冷，所以沒有火盆兒。

班超 (白) 俺乃內地之人，不慣寒冷，你就該預備下的才是。

小番 (白) 你湊和點吧，沒有。

班超 (白) 既然無有火盆，快些拿飯來用，也好取煖啲。

小番 (白) 你要吃飯啲，那倒現成等我給你取來，(轉身取飯碗介放在桌上介) 你吃吧。

班超 (吃飯介白) 呵，爲何這樣冷冰冰的呀。

小番 (白) 天涼，端出來就冷啦，還是那句話你湊和點吧。

班超 (白) 你與我熱上一熱，可好哇。

小番 (白) 瞧你這個麻煩勁的，(持碗出介) 什麼人什麼待承，誰教你們國家沒有人家匈奴的勢力大啲，還這麼胡桃眼，簡直的是不開竅嗎，嗜嚙着下)

班超（出位介叫頭）且住，是俺來到鄰善，一連數日，國王不來與俺見面，如今又是這樣冷淡相待，其中必有緣故……（想介）呵呵是了，想是匈奴派人到此，勾結於他，方才這樣簡慢待我，也未可知……（想介）噯，定有此事，等候小番到來，盤問一番，便得明白（脫褶子介）

小番（上白）你瞧，這麼老遠的給你熱一盪飯，可真不容易呀，（將碗放桌上介）

班超（白）這飯噯……倒不用了，我有話與你言講，你且進前來，（暗拔劍介）

小番（白）你說你的，幹嗎還要進前來呀，（慢慢進前介）

班超（揪小番介以劍威嚇介白）呸，那匈奴使臣，可曾到來，說出實言使罷，如若不然，定要爾的狗命。

小番（驚介白）天使大人，不必動怒，我說實話就是啦。

班超（白）講

小番（白）那匈奴使臣，來了好幾天啦。

班超（白）作什麼來了。

小番（白）催貢來啦。

班超（白）你家狼主，可曾應允於他。

小番（白）他們帶來好幾百人馬，聽說還有大隊在後接應，我們狼主懼怕匈奴的勢力，祇好答應他的貢禮啦。

班超（白）匈奴人馬，現在何處紮營。

小番（白）現在校場紮營。

班超（將小番反縛介白）暫且將你關閉起來，（用腳踢小番介）滾了進去。

小番（白）算我倒霉。（下）

班超（急將閉門介出介白）衆位勇士走上，（四上手王劉朱馬急上介）

衆（同白）參見司馬。

班超（白）衆位勇士少禮，站立兩廂（衆應介分立兩廂介）衆位勇士，勸善國王，連日

避不相見，你道爲了何事。

衆（同白）我等不知。

班超（白）祇因匈奴使者，到此催貢，鄯善國王畏懼匈奴，已然應允於他，故而將我冷淡起來了。

衆（同白）有這等事如何是好。

班超（白）鄯善既已降順匈奴，你我此番出使，非但勞而無功，我還怕呀，

衆（同白）怕什麼。

班超（白）鄯善國王若將我等，獻與匈奴，祇怕你我性命休矣。

衆（同白）難道你就罷了不成。

班超（堅決介白）哎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我不如動起手來，也免得束手被擒。

衆（同白）但不知怎樣的動起手來。

班超（白）適才小番言道，匈奴使臣，帶來數百人馬，現在較場紮營，依俺之見，今晚

三更時分，去至番營，一面放火，一面吶喊，那匈奴不知你我有多少人馬，必然混亂，等他衝出營來，即便殺之，那怕匈奴使者飛上天去。

衆（同白）此計雖好，必須與郭從事商議商議。

班超（白）哎，那郭從事是個文弱書生，聞知此事，必然胆怯，倘若泄漏機關，那還了得，祇要你我滅却匈奴人馬，那怕郭善不降。

衆（同白）好，就請司馬分派我等。

班超（白）王劉朱馬四位勇士，（王劉朱馬應介）去至番營放火，就使殺人營去，休要放走番奴。

王劉朱馬（同白）得令。

班超（白）衆位勇士隨俺去至番營吶喊助威，倘有番兵衝出營來，接殺一陣，不得違誤，（四上手應介）速去用飯，今晚劫殺番營去者，（下衆隨下）

第十五場

王劉朱馬（同內白）呵呀（同上走邊介同白）俺。

王剛（白）王剛。

劉鵬（白）劉鵬。

朱遠（白）朱遠。

馬強（白）馬強。

王剛（白）衆位賢弟，你我奉了班司馬將令，混入番營放火，就此走走也。

衆（聞二更介同白）呀，（同唱小桃紅）見松陰宿鳥寒鴉暗藏形，月沉沉，更深夜靜無人聲，軍情急似流星，倉猝之間受命，悄悄的潛行，一齊奔向番營，（煞尾）去放火，燒敵兵，佈疑陣，將賊驚，（同白）三十六人，（接唱）呵呵顯威名，（同

投筆從戎

九〇

白、匈奴哇賊子，（接唱）管教你插翅難飛騰，且看俺，霎時間，把功成（同下）

第十六場

屋賴帶（小開門屋比醉介由二小番攙上進介坐介屋白）小番們可有美貌女子，找來兩個

陪伴於俺。

二小番（同白）我們不知道上那兒找去呀。

屋賴帶（白）去到大戶人家，抓來兩個鄰善姣娘，也就是了。

小番甲（白）那可不成，我們狼主知道啦，可不是玩的。

屋賴帶（白）你家狼主的江山，已然送與我國，找上兩個姣娘陪伴一時，又有何妨呢。

小番甲（白）誰家的姣娘，願意這麼幹吶，再說黑更半夜的，也沒有地方找去呀。

屋賴帶（怒介白）哇，上邦天使的言語，你敢不遵喚。（吐介）

小番甲（白）你別生氣，我給您找去就得啦。

屋賴帶 (白) 快去，快去，(入帳介)

二小番 (同出介白) 多麼不講理呀，這還有我們慈善人，過的日子嗎，咳，(同下內放

火介屋比出介)

王劉朱馬 (同上白) 那裏走，(屋比逃下王劉朱馬追下)

屋賴帶 (屋比逃上，四下手兩邊上屋白) 殺 圓場介)

班超 (四上手超同上超白) 喲，番狗休走，大漢天使，前來拿你。

屋賴帶 比離支 (同白) 哎呀，(開打，屋比敗下，超追下)(四上手四下手起打分下)(王劉

朱馬同上比上開打，比敗下)(四下手上與王劉朱馬開打敗下，王劉朱馬追下)

(緊急風廣及四龍套過場下)(四下手上王劉追上殺四下手下)(比上朱馬追上

殺比下)(屋上超追上開打殺屋下割屋首介圓場介廣上超擲屋首介擄廣介四龍套

逃下超拉廣錯步下王拾屋首與衆同下)

第十七場

郭恂 (自下場門上超拉廣上衆隨上同進介推廣於座擲屋首於桌上坐介郭愕異介囁嚅介白)
班兄，爲何將鄴善國王擒來了呢。

班超 (白) 你真教他自己講來。

郭恂 (向廣介白) 賢王爲了何事。被班司馬擒來呢。

廣 (白) 適才聞報，匈奴使臣營中失火，是俺親去救援，不想就被天使擒住了。

班超 (白) 住了，你這番會背叛大漢，降順匈奴，你是該當何罪。

廣 (白) 呵，天使我國何曾降順匈奴呢。

班超 (白) 你已準備向那匈奴進貢，還來強辯不成。

廣 (白) 哎……並無此事。

班超 (冷笑介白) 嘿……你休要巧言遮辯俺自然有你的質對來。將小番與我牽了出來。
二上手押小番上介跪介) 你家狼主是怎樣應允匈奴貢禮，當面講來。

小番 (望廣介白) 這個……

班超 (白) 哇，事到如今，爾還敢隱瞞，難道爾不惜命嗎。

小番 (白) 天使息怒我家狼主乃是受了匈奴使臣逼迫，方才答應給他進貢吶。

班超 (白) 呔，鄯善番會你還有何話講。

廣 (白) 呵……天使，此事實實的出於無奈，望乞恕罪，(跪介)

班超 (白) 似你這樣三心二意之人，本當一劍將你殺死，(以劍相逼介)

廣 (叩首介白) 天使饒命。

班超 (白) 念在你苦苦哀求，暫且記下你的狗頭，再若背叛大漢，你來看……(持屋首

相示介) 匈奴使者的首級，便是你的榜樣。

廣 (白) 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了。

班超 (白) 哼，還不起來。

廣 (白) 多謝天使，(起介坐介) 天使出奇制勝，滅却匈奴人馬，真乃俊傑也。

班超 (白) 俺若無有這樣的胆量，也就不來出使西域了。

廣 (白) 佩服，佩服，如今我國與那匈奴結下仇恨，他若興兵前來，如何是好。

班超 (白) 匈奴若來侵犯於你，漢軍必來救應，何必多慮，俺有一言，賢王聽了，(唱二六) 大漢德威兩並用，赫赫四海俱聞名，匈奴本是豺狼性，慣將弱小來欺凌，此一番匈奴人馬齊喪命，三十六人把功成，漢軍與你作救應，何懼匈奴發來兵，賢王主意要拿定，莫把三心二意生。

廣 (白) 天使但放寬心，善善永不反矣。

班超 (白) 這便才是，但不知前面到了什麼國界。

廣 (白) 前面乃是疏勒國土。

班超 (白) 聞得疏勒國王，本是龜茲人民，民心不服，可是有的。

廣 (白) 此人名喚兜題，倚仗匈奴龜茲，作其外援，才得爲王，疏勒人民，無不切齒怨恨，天使若是誅滅兜題，非但疏勒國人感念恩德，就是西域諸國，也要望風歸順了。

班超 (白) 話雖如此，怎奈俺的兵將太少，只怕難以成功，待等後隊人馬到來，再作計較。

報子 (內白) 報，(上跪介) 啓稟天使，今有徐幹將軍，帶領大隊人馬，已然到來。

班超 (白) 來的倒也湊巧，快快有請。

報子 (白) 有請，(下四龍套捧盤上介超出迎介)

徐幹 (上白) 二哥，哈哈。

班超 (白) 賢弟，(同進介坐介)

徐幹 (白) 二哥，小弟在京，招來壯士一千人，多半是投筆從戎的書生，來來來，見過班將軍。

四龍套 (白) 參見班將軍。

班超 (白) 衆位壯士少禮，(暗向幹介) 賢弟，這將軍二字，從何而起。

徐幹 (京白) 二哥，你升了官啦，如今晚聖上封你爲將兵長吏，豈不是將軍啦嗎。

班超 (白) 寸功未立，竟邀升賞，真真的慚愧呀。

徐幹 (白) 二哥，聖上見你投筆從戎，倡導天下，欽賜八字的褒語。多虧令妹與嫂嫂連夜綉成錦旗兩面，也好壯壯你的威風，(改京白) 你瞧，(指盤介) 旗子在這兒，這個禮物，可寶貴得很，哈，哈。

班超 (白) 有勞賢弟，但不知我那母親可安泰否。

徐幹 (京白) 二哥，老伯母聽說你升了官又得了褒獎，高興的不得了，教我告訴您說(學班母聲口介) 對我那班超孩兒言講，教他嘆「努力殺敵」「努力殺敵」方才是我的好兒子呵，哈哈，(衆同笑介) 二哥，嫂嫂也給您帶來一句話。

班超 (白) 什麼言語。

徐幹（京白）也是努——力——殺——敵四個字。

班超（笑介白）那個自然，賢弟的人馬，就在此處紮營，三日之後，宣撫疏勒便了，你等各自歇息去吧，（衆下）

廣（白）天使，將有遠行，俺在宮中，備酒餞別，望勿推却。

班超（笑介白）怎麼，郭善的酒筵，如今我也吃得的了。

廣（白）如今是吃得的了，哈哈。

班超（笑介白）如此叨擾了哇，哈哈，（拉廣下）

第十八場

王剛（上劉朱馬隨王上王白）衆位賢弟請了，（衆應介）奉了班將軍之命，準備伏馬前往宣撫疏勒，今已辦者，遠遠望見大隊人馬來也。

班超（內唱西皮倒板）青年從軍休退後，（緊急風四龍套四上手郭幹同上超上亮相二卒掌一投筆從戎）「立功異域」二大旗上超接唱原板）國運已到緊要關頭。

郭幹（同念）緊要關頭，（長鎚擡頭與超同亮相介）

班超（接唱）凌雲壯志俱應有。

郭幹（同念）休退後，（長鎚擡頭與超同亮相介）

班超（接唱）遠征殺敵滅寇讎。

郭幹（同念）緊要關頭，（長鎚擡頭與超同亮相介）

班超 (接唱) 文弱舊風如污垢。

郭幹 (同念) 休退後，(長鎚擡頭與超同亮相介)

班超 (接唱) 要將積習一筆勾。

郭恂 (同念) 緊要關頭，(長鎚擡頭與超同亮相介)

班超 (接唱) 立功異域此爲首，投筆從戎須記取……

衆 (同唱) 緊要關頭。

班超 (白) 衆位勇士，遠征去者。

衆 (同白) 呵，(同下)

(全劇完)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脫稿於北碚國立編譯館

